

与“钟秋洁”约会，却很感伤

◎ 鑫崽

她来了，我和“钟秋洁”（中秋节）约会了。在美丽的惠州，远离那生我养我的偏僻山乡，在这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里，约会“钟秋洁”，不浪漫却很感伤。

我的家乡，我常这样介绍，在江西兴国的西藏。对她，我爱得很深沉；对发生的一些事，我也记忆犹新。

公元 2015 年 9 月 19 日的晚上，当时身处赣州的我接到父亲的一个灾情报告——老家仅剩半边的老屋又倒了一半。整个晚上，脑子里不时地出现房子倒塌的画面，我不由自主地把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房子，想象的无比坚强，我想哪怕倒塌，也应该有个房屋后时代的形象。

中秋节来了，两天假期，坐在书桌前，打开了一个月难得开启一次的笔记本电脑，我想，该写点什么了吧。

因为爱她，因为恋她，每年我都要回家三五次。虽然定居惠州，春节期间的“抢票”运动会也够惨烈，但逢年必回。

老家距离县中心区域有五十多公里的路程，沿途是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途中还要经过两座几年前就已经被某某部门定义为“危桥”，而今还在使用的桥。每每经过这两座桥，看着用红漆写的耀眼的“危桥”两字，我就感受到家乡的落后，或许因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乏力，或许也因为政府部门的不重视，得以“危桥”继续使用。

进入村庄，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绵长的山脉，这座山海拔不高，但站在山顶上，足以览众屋小。山上布满郁郁葱葱的树林，山脚下略显稀疏的小树林中掩映着几户人家，延着这座山一字排开，那便是我的老家。2002 年我上大学前，这里住了二十三户人家一百二十来人。而今，迁移的迁移，打工的打工，常年在家

居住的，仅剩十六户人家八十余人左右，而且基本上都是小孩和老人。曾经，二十三座房屋错落其间，渺渺炊烟起，牛哞犬吠鸡啼和着林涛声不时传来，偶尔还会传来在泥塘里嬉戏的鹅的清脆叫声，好一幅“白云深处有人家”的美丽画面。

现在，人少了，家禽家畜也少了，草木反倒繁茂起来。让人没想到的是，房子也少了起来。

村子的中央，在钟氏祖堂的右边，是我的老屋，一个大厅以及一条长长的巷子，巷子的两边各四间房，占地面积近 250 平方米，是爷爷 70 年代末建起来的，土砖加木瓦结构，据说当初很“财主”。很“财主”，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爷爷在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为党支部书记的钨矿上班，有着在当时看似“不菲”的收入。这老屋在当时和紧邻的其他房子来说，有点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至少它的外墙是粉刷过是白色的，而别人家的房子直接是土砖，没有经过任何装饰，而且在老屋前面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前面还有一小片果园。

这老屋，从我 1984 年呱呱落地，就一直住到北京奥运会。在这栋房子里，父母由青壮年变成了中老年。我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读小学、中学、大学，从山沟里，再到乡镇、县城、省城，然后来到了广东惠州。在这老屋里，我曾自制玩具，曾在巷子里“飞檐走壁”，曾拿起凿子将自家米缸凿个大窟窿，曾自以为是地自拆自修各种电器。老屋周边，我也曾种下了松树、李树、桃树、铁树、桂花。

直到 2008 年，祖国神州大地唱起了“北京欢迎您”，那一年瞅准建材降至十年最低谷的时机，老父亲与叔叔商量着将老屋的前半部分拆除，再占用部分原有的院子，各自在左右两边挨着建新房。最后由我斥“巨资”六万元，加上老父亲辛苦积累的三万元及零零散散的材料赊账，硬是建起了一栋占地面积 120 多平方的三层半楼房。

老房子动工拆除的那天，我身在惠州，那一刻，是多么的想飞回老家看一眼老屋，是多么的想能给它拍几张照片，留下完整的印象。2009 年新房装修好后，接下来两年夏天回去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晚上睡在后半边老屋，因为老屋凉爽，用板凳撑起的木板床铺上稻草、凉席不会比席梦思差，同时还能找回儿时的记忆。

如今，松树已经大碗口这么粗了；桃树、李树每年也开花结果了，只是因为读书、工作的原因，我从来没有享用过；铁树也根深叶茂了，桂花则散发出阵阵幽香。

唯独老屋，又倒了一半，快没了，仅存的老屋印象也快没了。

这次在美丽的惠州和“钟秋洁”约会，很感伤。